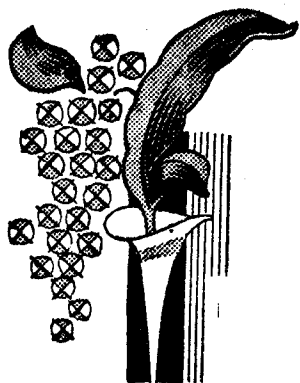


曼殊上人遺著

蘇曼殊小說集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序一

曼殊大師，非賴小說爲生活者，亦非藉小說以沽名者。此編由本局出版以來，知大師者固愛讀之，不知大師者並愛讀之。蓋緣其人可欽，其文可賞，其實之新奇可喜，其情節之哀豔可感也。然大師撰此稿時，不過自述其歷史，自悲其身世耳。乃全編結構二十七章，以出世佛子，鉸入世情關，能於悲歡離合之中，極盡波譎雲詭之致；而處處實寫字字悽惻，但覺淚痕滿紙，令人讀而愴然。即以小說論，固足爲小說界特放一異彩，其價值之名貴可知。甲子秋，商務印書館特向本局商借版權，譯成英文，以餉海外。俾歐美各國莫不知曼殊大師之斷鴻零雁記，且莫不知斷鴻零雁記之出自本局，殊爲快事。而我國人士，嗣後之珍視此編者，更可想見已。

餘姚魏秉恩序

序二

……但曼殊的身世，在他作的那本斷鴻零雁記裏，纔可知道這書他是自己的寫照，這本書雖是小說體裁，而自來文學家如曹雪芹之於紅樓夢，英人笛根士（Charles Dickens 1812-1870）之於塊肉餘生記（David Copperfield）法人都得（Alphonse Daudt 1840-1897）之於小物件（Le petit Chose）都是作者的自傳；曼殊在斷鴻零雁記裏記他問他的乳媪說：『吾身世究如何者？』乳媪答他說：『夫人——曼殊的母親——爲日本產，衣制悉從吾國古代，此吾見夫人後，始習聞之。』三郎即夫人命爾名也。嘗聞之夫人，爾呱呱墜地無幾月，卽生父見背，爾生父宗郎，舊爲江戶名族，生平肝胆照人，爲里黨所推，後此夫人綜覽季世，漸入澆漓，思攜爾託根上國，故掣爾身於父執爲誼子，使爾離絕島民根性，冀爾長進爲人中龍也。明知茲事有干國律，然慈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乃親自抱爾潛行來遊吾國，僑居三年，忽一日，夫人詔我曰：『吾東歸矣，爾其珍重。』復次，指三郎淒聲含淚曰：『是兒生也不辰，媼其善視之，吾必不忘爾錫。』語已，手書地址付余，囑勿遺失，故吾今尙珍藏舊簾之中。』蘇夫人回日本後，曼殊在他父執家裏過活，怎麼樣呢？乳媪說：『爾父執爲人誠實，恆念爾生父于彼有恩，視爾猶如己出，誰料爾父執辭世不旋踵，而彼婦——曼殊父執的妻子——初誠頓變耶？至爾無知小子，受待之苛，莫可倫比。』曼殊的父執的妻子真壞透了，在曼殊的一方面，詭言蘇夫人已葬魚腹，在蘇夫人方面又說曼殊上山爲虎所噬，跟着把乳媪也趕走了。曼殊那時還有一個父執，是他未婚妻雪梅的父親，曼殊說：『雪梅之父在余誼父未逝之先，已將雪梅許我，後此見余誼父家運式微，余生母復無消息，乃生悔心欲爽前約。』』當時余固年少氣盛，遂掉頭不顧，飄然之廣州常秀寺哀禱贊初長老，攝受爲驅烏沙彌，』這

是曼殊自述他出家入禪的原因……曼殊自己說他治歐文三年，是在西班牙牧師羅弼家裏，是因為他羨慕『其人清幽絕俗，實景教中錚錚之士，非包藏禍心，思墟人國者。』後來他得了他那『古德幽光』的未婚妻雪梅一百金的幫助，他就到日本去省視他的生母，『骨肉重逢』自然是人生最大的快事，加以他受他姨母的厚遇，和他表姊靜子那樣纏綿的愛戀，他雖想不昧雪梅，而靜子却舍他無屬意之人。他病了，靜子親自煎調湯藥，還讓精美的臥房給他住，在他榻畔紫檀几上，每晨必易鮮花束，種種體貼溫存，無微不至，雖紅樓夢裏賈寶玉所享的豔福也不過如是。讀了真令人羨煞，但後來他畢竟不告而逃了，回到西湖，仍穿上僧衣，做和尚，一天替麥家做法事，纔由麥女公子口裏得知他的未婚妻雪梅『被其繼母逼爲富家媳，迨出閣前一夕，竟絕粒而天』的消息，他由此就回廣東去找香塚去了，這本斷鴻零雁記也就結束。此後曼殊的事蹟，雖不可詳知，但根據柳棄疾的傳，那麼曼殊因爲他的恩師慧龍死了，他『漠然無所向，遂返初服，踰嶺絕大江，遍歷湘之長沙，皖之安慶，蘇之秣陵，吳門，浙之武林，而居上海最久；又感玄奘故事，萬里裹糧，隻身走身毒，周遊歐羅巴，美利堅諸境，自耶婆堤航海歸，其間數數東渡，倭省母會，前大總統孫文，玄瑛鄉人也，時方亡命嵎夷，期覆清社，海內才智之士，鱗萃輻輳，人人願從玄瑛遊，自以爲相見晚，玄瑛翱翔其間，若莊光之於南陽，故人焉。及南都建國……晚居上海，好逐狎邪遊，姘女盈前，弗一破其禪定也。』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二日以疾卒……

由上面殘闕不全的傳看來，那麼曼殊所受於刻毒險狠的社會的刺激有如笛根士所享的人間豔福有如曹雪芹所自寫的賈寶玉，至於他浪漫的天才，又有如英國曠代詩人的擺倫，這些都可從他的作品裏看得出來的……柳棄疾……說辛亥革命以後，那般和他在日本舊相識的都『乘時得位，爭欲致玄瑛，玄瑛冥鴻物外，足未嘗一履其門，時論高之。生平口不言錢，而揮手盡萬金，值資絕窮，餓不得餐，則擁衾終日臥，怡然弗以爲

困；釋納以來，絕口婚宦事。『這樣的人格真當得韋先生所謂『厲高節，抗浮雲』六個字的考語了。英國哈得遜（W. H. Hudson）說過：『一本偉大的作品是牠的著者的腦和心產生的，著者將他自己放在那書一頁一頁的上面，這一頁一頁的書都具有他的生命，都同他的個性相感的。』我們要牢記着這幾句極有價值的話去讀他的詩文，方纔能懂得曼殊的『文如其人』。』

……現在可單就這書藝術方面——描寫的工緻上來研究：

『……一日凌晨，鐘聲徐發，余倚剝角危樓，看天際沙鷗明滅，是時已入冬令，海風逼人於千里之外，讀吾書者識之，此日爲余三戒俱足之日，計余居此，忽忽三旬，今日可下山面吾師，後此掃葉焚香，送我流年，亦復何憾？如是思維，不覺墮淚，歎曰：人皆謂我無母，我豈真無母耶？否否。余自養父見背，雖焚香一身，然常於風動樹梢，零雨連綿，百靜之中，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顧聲從何來，余心且自明，恆結輻輳想耳。繼又歎曰：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見，亦知兒身世飄零，至於斯極耶？』

此時晴波曠邈，光景奇麗，余遂披袈裟，隨同戒者三十六人，雙手捧香，魚貫而行，升大殿已，鵠立左右，四山長老雲集，香讚既闕，萬籟無聲，少選有尊證闍黎，以悲緊之音唱曰：『求戒行人，向天三拜，以報父母養育之恩。』余斯時淚如綆縻，莫能仰視，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既而禮畢，諸長老一一來相勸勉曰：『善哉大德，慧根深厚，願力莊嚴，此去謹侍親師，異日靈山會上，拈花相笑。』余聆其音，慈悲哀愍，遂頂禮受牒，收淚拜辭諸長老，徐徐下山，夾道枯柯，已無宿葉，悲涼境地，唯見樵夫出沒，然彼焉知方外之人，亦有難言之恫！』

這樣筆墨寫來何等辛酸！在別一方面，我們看他描寫他拜訪他姨母時的情形：

『……齊進廳事，自去外衣，倏忽見一女郎擎茶具，作淡裝出，嫵娜無倫，與余等禮畢時，余旁立諦視之，果清

超拔俗也；第心甚疑駭，蓋似曾相見者。姨氏以鐵箸剔火鉢寒灰，且剔且言曰：「別來逾旬，使人繫念，前日接書，始知吾妹就瘡，稍慰。今三郎歸，誠如夢幻，顧我樂極矣！」余母答曰：「謝姊關垂，身雖老病，今見三郎，心滋怡悅，惟此子殊可慰耳。」此時女郎治茗既備，即先獻余母，次則獻余，余覺女郎此際瑟縮不知爲地，姨氏知狀，回顧女郎曰：「靜子，余猶記三郎去時，爾亦知惜別，絲絲垂淚，尙憶之乎？」因屈指一算，續曰：「爾長於三郎二十有一月，即三郎爲爾阿弟，爾勿踟躕異常態也。」女郎默然不答，徐徐出素手，爲余妹理髮絲，雙頰微生春暈矣。」

這樣又何等的『繪影繪聲』！還有最妙的一段如左：

「……時爲三月三日，天氣清新，余就窗次捲簾外盼，山光照眼，花鳥怡魂，心乃滋適，忽念一事，蓋余連日晨醒，即覺清芬通余鼻觀，以楊畔紫檀几上必易鮮花一束，插膽瓶中，弈弈有光，花心猶帶露滴，今晨忽見一翡翠襟針，遺於几下，方悉其爲彼姝之物，花固美人之貽也。余又頓憶前日似與玉人曾相識者，因余先在羅阿女士齋中，所見德意志畫伯阿陀輔手續沙浮遺影，與彼姝無少差別耳。方凝竚間，忽注目紗簾之下，陳設甚雅，有雲石案作鵝卵形，上置鑑屏銀盒筆硯絳羅，一塵不著，旁有柚木書櫃，狀若鴿籠，藏書頗富，余檢之，均漢土古籍也。迨余迴視左壁，復有小几，上置雁柱鳴箏，似尙有餘音繞諸絃上。此時余始驚審此樓爲彼姝妝閣，又心儀彼姝學邃，且翛然出塵如藐姑仙子。」

這樣的點染，要使紅樓夢裏林黛玉住的瀟湘館對之減色了！曼殊的才力，真不可及。此外還有第十二章記他和靜子論詩，論朱舜水先生的遺事，第十四章論畫，都是絕好的文章！此外好的地方，不能再抄錄了……

楊鴻烈 于北平師範大學

新式蘇曼殊小說集

斷鴻零雁記

第一章

百越有金甌山者，濱海之南，巍然矗立。每值天朗無雲，山麓葱翠間，紅瓦鱗鱗，隱約可辨，蓋海雲古剎在焉。相傳宋亡之際，陸秀夫既抱幼帝殉國，崖山有遺老遯跡於斯，祝髮爲僧，晝夜向天呼號，冀招大行皇帝之靈。故至今日，遙望山巔，雲氣葱鬱，或時聞潮水悲嘶，尤使人歎歔憑弔，不堪回首。今吾述剎中寶蓋金幢，俱爲古物，池流清淨，松柏蔚然。住僧數十，威儀齊肅，器鉢無聲。歲歲經冬傳戒，願入山求戒者寥寥，以是山羊腸峻險，登之殊艱故也。

一日凌晨，鐘聲徐發，余倚剎角危樓，看天際沙鷗明滅。是時已入冬令，海風逼人於千里之外。讀吾書者識之，此日爲余三戒俱足之日，計余居此，忽忽三旬，今日可下山面吾師。後此掃葉焚香，送我流年，亦復何憾？如是思維，不覺墮淚，歎曰：『人皆謂我無母，我豈真無母耶？否否。余自養父見背，雖榮榮一身，然常於風動樹梢，零雨連綿，百靜之中，隱約微聞慈母喚我之聲。顧聲從何來，余心且不自明，恆結轆轤想耳。』繼又歎曰：『吾母生我，胡弗使我一見？亦知兒身世飄零，至於斯極耶？』

斯時晴波曠邈，光景奇麗。余遂披袈裟，隨同戒者三十六人，雙手捧香魚貫而行。升大殿，鵠立左右。四山長老雲集，香讚既闌，萬籟無聲。少選有尊證闍梨，以悲緊之音唱曰：『求戒行人，向天三拜，以報父母養育之恩。』余斯時淚如綆，縻莫能仰視，同戒者亦哽咽不能止。既而禮畢，諸長老一一來相勸勉，曰：『善哉！大德慧根深。』

厚，願力莊嚴。此去謹侍親師，異日靈山會上，拈花相笑。」

余聆其音，慈悲哀愍，遂頂禮受牒，收淚拜辭諸長老，徐徐下山。夾道枯柯，已無宿葉；悲涼境地，唯見樵夫出沒。然彼焉知方外之人，亦有難言之恫？此章爲吾書發凡，均紀實也。

第二章

余既辭海雲寺，卽駐荒村靜室，行經侍師而外，日以淚珠拭面耳。吾師視余年幼，固已憐之；顧吾師雖慈諷，不足以殺吾悲。讀者試思，余殆極人世之至戚者矣！

一日，余以師命下鄉化米，量之可十餘斤，負之行，思覓投宿之所；忽有強者自遠而來，將余米囊奪去，余付之一歎。爾時天已薄暮，予獨行至海邊，已不辨道路，徘徊久之，就沙灘小憩，而駭浪遽起，四顧昏黑。余躊躇間，遙見海面火光如豆，知有漁舟經此，遂疾聲呼曰：「請漁翁來，余欲渡耳。」

已而火光漸大，知舟已迎而至，余心殊慰。未幾，舟果傍岸，漁人詢余何往。曰：「余爲波羅村寺僧，今失道至此，幸翁助我！」

漁人搖首曰：「惡！是何言！余舟將以捕魚易利，安能載爾貧僧？」

言畢，登舟駛去。余莫審所適，悵然涕下。忽耳畔微聞犬吠聲，余念是間，殆有村落，遂循草徑行。漸前，有古廟，就之，中懸漁燈，余入蜷臥石上。俄聞戶外跽音，余整衣起，瞥見一童子忽忽入。余曰：「小子何之？」

童子手持竹籠數事示余曰：「吾操業至勞，夜已深矣，吾猶匿頽垣敗壁，或幽岩密菁間，類偷兒行徑者，蓋爲此唧唧者耳。不亦大可哀耶？」

余曰：『少年英俊，胡爲業此屑小事？』

童子太息曰：『吾家固有花圃，吾日間挑花以售富人，富人倍客，故所入滋微，不足以養吾慈母。慈母老矣，試思吾爲人子，安可勿盡心以娛其晚景？此吾所以不避艱辛，而兼業此。雖然，吾母尚不之知，否則亦必尼吾如是。吾前日見廟側有蟋蟀跨蜈蚣者，候此已兩夜，尚未得也。天乎，使此微蟲早落吾手，待鄰村墟期，必得善價，當爲慈母市羊裘一領，使老母雖於冬深之日，猶在春溫。小子之心，如是慰矣。吾豈荒僉市僧，盡日孳孳愛錢而不愛命者耶？』

余聆小子言，不禁有所感觸，泫然淚下。童子相余頂，從容曰：『敢問師奚爲露宿於是？』

余視童貌甚莊肅，一一告以所遇。童子慨然曰：『師苦矣，寒舍尙有空闔，去此不遠，請從我歸；否則村人固兇恣，誣師爲賊，且不堪也。』

余感此童誠實，諾之，遂行。俄入村，至一宅。童子關扉，復自闔之，導余曲折度迴廊，苑內百花，暗香沁鼻。旣忽微聞老人語曰：『潮兒今日歸何晚？』

余諦聽之。奇哉奇哉！此人聲音也。及至廳事，則赫然余乳媼在焉。

第三章

余禮乳媼旣畢，悲喜交并。媼一一究吾行止，乃命余坐。諦視余面，卽以手拊額，沈思久之，凄然曰：『傷哉！三郎也！設吾今日猶在彼家，卽爾胡至淪入空界。計吾依夫人之側，不過三年，爲時雖短，然夫人以慈悲爲懷，視我良厚。一別夫人，悠悠十數載，乃至於今，吾每飯猶能不忘夫人愛顧之心。先是夫人行後，彼家人雖遇我惡薄，吾但

順受之，蓋吾感夫人恩德，良不忍離三郎而去。迨爾父執去世之時，吾中心戚戚，方謂三郎孤寒無依，欲馳書白夫人，使爾東歸，離彼揭瘡。詎料彼婦偵知，逢其蘊怒，即以藤鞭我。斯時吾亦不欲與之言人道矣。縱情撻已，即擯我歸。」

媼言至此，聲淚俱下。斯時余方寸悲慘已極，顧亦不知所以慰吾乳媼，惟淚湧如泉，相對無語。余忽心念乳媼以四十許人，觸此憤懣，甯人所堪？遂強顏慰之曰：「媼毋傷，媼育我今已成立，此恩此德，感戴何可言宣？余雖心冷空門，今茲幸逢吾媼，藉通吾骨肉消息，否即碧落黃泉，無相見之日。以此思之，不亦彼蒼尚有靈耶？余在幼齡，恆知吾母尙存，第百思莫審居何許，且爲誰氏？今吾媼所稱夫人者，得非余生身阿母奚爲任我子子一身，飄搖危苦，都弗之問？媼試語我，以吾身世究如何者？」

媼旣收淚，面余言曰：「三郎居，吾語爾：吾爲村人女，世居於斯，牧畜爲業。旣嫁，隨吾夫子，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樂無極。甯識人間有是非憂患？村家夫婦，如水流年，吾三十，而吾夫子不幸短命死矣。僅遺稚子，即潮兒也。是後家計日困，平生親友，咸視吾母子爲路人。斯時吾始悟世變，愴然於中，四顧茫茫，其誰訴耶？」

「一日，拾穗村邊，忽有古裝夫人，姗姗來至吾前，謂曰：『子似重有憂者。』因詳叩吾况，吾一一答之。遂蒙夫人憐而招我，爲三郎乳媼。古裝夫人者，誠三郎生母，蓋夫人爲日本產，衣制悉從吾國古代。此吾見夫人後，始習聞之。」

「三郎，卽夫人命爾名也。嘗聞之夫人，爾呱呱墜地，無幾月，卽生父見背。爾生父宗郎，舊爲江戶名族，生平肝胆照人，爲里黨所推。後此夫人綜覽季世，漸入澆漓，思攜爾託根上國，故掣爾身於父執爲義子，使爾離絕島民根性，冀爾長進爲人中龍也。明知茲事有干國律，然慈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乃親自抱爾潛行來遊吾國，僑居

三年忽一日，夫人詔我曰：「我東歸矣，爾其珍重！」復手指三郎，淒聲含淚曰：「是兒生也不辰，媼其善視之，吾必不忘爾賜。」語已，手書地址付余，囑勿遺失，故吾今尙珍藏舊簾之中。

「當是時，吾感泣不置。夫人且錫我百金，顧今日此金雖盡，而吾感激之私，無能盡也。尤憶夫人束裝之先一夕，一一爲貯小影於爾果罐之中，衣篋之內，冀爾稍長，不忘見阿母容儀，用意至爲淒惻。誰知夫人行後，彼家人悉檢毀之。嗣後夫人嘗三致書於余，並寄我以金，均由彼婦收沒。又以吾詳知夫人身世，且深愛三郎，怒我固作是態，以形其寡德，怨毒之因，由斯而發，甚矣哉！人與猛獸，直一線之分耳。吾既見擯之後，彼卽詭言夫人已葬魚腹，故親友鄰舍，咸目爾爲無母之兒，弗之聞問。迹彼肺肝，蓋防爾長大，思歸依阿孃耳。嗟乎！既取人子，復暴遇之，吾百思不解，彼婦前生，是何毒物，蒼天吾豈怨毒他人者哉？今爲是言者，所以懲悍婦耳。爾父執爲人誠實，恆念爾生，父於彼有恩，視爾猶如己出。誰料爾父執辭世不旋踵，而彼婦初心頓變耶？至爾無知小子，受待之苛，莫可倫比。顧爾今亭亭玉立，別來無恙，吾亦老矣，不應對爾絮絮出之，以存忠厚。雖然，今丁未造，我在在行，吾忠厚人則在在居心陷我。此理互相消長，世態如斯，可勝浩嘆！」媼言已，垂頭太息。

少須，媼尙欲有言，斯時余滿胸愁緒，波謫雲詭。顧既審吾生母消息，不願多詢往事，更無暇自悲身世，遂從容啓媼曰：「今夜深矣，媼且安寢。余行將子身以尋阿母，望吾媼千萬勿過傷悲。天下事正復誰料，媼視我與潮兒，豈沒世而名不稱者耶？」

既而媼忽仰首，且撫余肩曰：「傷哉，不圖三郎羸瘠，至於斯極！爾今須就寢，後此且住吾家，徐圖東歸，尋覓爾母。吾時時猶夢古裝夫人，旁皇於東海之濱，盼三郎歸也。三郎爾尙有阿姊義妹，嬌隨孃側，爾亦將聞阿孃喚爾之聲。老身已矣，行將就木，弗克再會夫人，但願蒼蒼者，必有以加庇夫人耳。」

翌晨，陽光燦爛，余思往事，歷歷猶在心頭。讀者試思，余昨宵烏能成寐？斯時鬱伊無極，即起披衣出廬四闕，柳瘦於骨，山容蕭然矣。繼今以後，余居乳媪家，日與潮兒弄艇投竿於荒江烟雨之中，或騎牛村外，幽恨萬千，不知其消散於晚風長笛間也。

第四章

一日薄暮，荒村風雪，蕭蕭徹骨。余與潮兒方自後山負薪以歸，甫入門，見吾乳媪背鑪兀坐，手縫舊衲，聞吾等聲氣，即仰首視余曰：『勞哉！小子！吾見爾滋慰。爾兩人且歇，待我燃燭出鮮魚熱飯，偕爾晚膳。吾家去湖不遠，魚甚鮮美，價亦不昂，村居勝城市多矣。』

余與潮兒即將簑笠除下，與媪共飯，爲况樂甚。少選，飯罷，媪面余言曰：『吾今日見三郎荷薪，心殊未忍。以爾屏軀，今後勿復如是。此粗重工夫，潮兒可爲吾助。今吾爲爾計，爾須靜聽吾言。吾家花園，在三春佳日，羣芳甚盛。今已冬深，明歲春歸時，爾朝攜花出售，日中卽爲我稍理亭苑可耳。花資雖薄，然吾能爲爾積聚，迄二三年後，定能敷爾東歸之費，舍此計無所出。三郎爾意云何？』

余曰：『善！均如媪言。』

媪續曰：『三郎爾先在江戶固爲公子，出必肥馬輕裘；今茲暫作花傭，亦殊異事。雖然，爾異日東歸，仍爲千金之子，誰復呼爾爲鬻花郎耶？』

余聽至此，注視吾媪慈顏，一笑如春溫焉。

歲月不居，春序忽至。余自是遵吾乳媪之命，每日凌晨作牧奴裝，攜花出售，每晨只經三四村落。余左手攜花

筐，右手持竹竿，頂戴漁父之笠，蓋防人之我爲比丘也。躑躅道中，狀殊羞澀；見買花者，女子爲最多，次則村嫗耳。計余每日得錢可二三百，如是者彌月矣。

一日，余方獨行前村，天忽陰晦，小雨溟溟，沾余衣袂。此日爲清明前二日，家家都署掃墓之事，故沿道無人，但有雨聲清瀝，愁人而已。余紆道徐行，至一屋角，細柳之下，枯立小憩，忽睹前垣碧紗窗內，有女郎新裝臨眺，容華絕代，而玉容帶肅，湧現般憂之兆。迨余旁睇，瞬然已杳。俄而雨止，天朗氣清，新綠照眼。余方欲行，前屋側扉已啓，又見一女子，匆遽出而禮余，囁嚅言曰：『恕奴失禮。請問若從何方至此，爲誰氏子？以若年華，奚至業是？若豈不識韶光一逝，悔無及耶？請詳答我。』

余聆其言，心念彼女慧甚，無村豎態；但奚爲盤問，一若算命先生也者？殆故探吾行止，抑有他因耶？余惟僵立，心殊弗釋，亦莫審所以爲對。

良久，彼女復曰：『吾之所以唐突者，乃受吾家女公子命，屬必如是探問。吾女公子情性幽靜無倫，未嘗共生人言語，顧今如此者，蓋聽若賣花聲裏，含酸梗餘音。今晨女公子且見若於窗外，卽審若身世，固非荒涼。若得毋怪我語無倫次？若非「河合」其姓，「三郎」其名者耶？』

余驟聞是言，愕極欲奔，繼思彼輩殊非爲害於余，卽漫聲應之曰：『誠然！余亟於東歸尋母，不得不業此耳。尙望子勿洩於人，則余受恩不淺矣。』

女重禮余言曰：『謹受教。先生且自珍重！晨請再蒞此，待我覆命女公子也。』余自是心緒潮湧，遂快快以歸。

第五章

明日天氣陰沉，較諸昨日爲甚。迄余晨起，覺方寸中倉皇無主，以須臾即赴名姝之約耳。讀吾書者，至此必將議我陷身情網，爲清淨法流障礙。然余是日正心思念我爲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爲泥汚，復有何患甯省後此吾躬有如許慘戚，以告吾讀者。

余出門去矣，此時正爲余慘戚之發軔也。江村寒食，風雨飄忽，余舉目四顧，心悸然動。竊揣如斯景物，殆非佳朕。然念彼姝見約，定有遠因，否則奚由稔余名姓？且余昨日午觀芳容，靜柔簡淡，不同凡豔，又烏可與佻儻下流同日而語？余且行且思，不覺已重至碧紗窗下，呆立良久，都無動定。余方沈吟，謂彼小娃，殆戲我耶？繼又迹彼昨日之言，一一出之至情，然則又胡容疑者？亡何，風雨稍止，僮娃果啓扉出，不言亦不笑，行至吾前，第以雙手出一紙函見授。余趣接之，覺物壓余手頗重，余方欲發問，而僮娃旋踵已去。余亟擎函視之，累累者，金也。余心滋惑，於是細察函中，更有銀管烏絲，蓋貽余書也。嗟夫！讀者余觀書訖，慘然魂搖，心房碎矣！書曰：

妾雪梅將淚和墨，檢衽致書於三郎足下：

先是人咸謂君已披鬻空山，妾以君秉堅孤之性，故深信之，悲號幾絕者屢矣！靜夜思君，夢中又不識路，命也如此。夫復奚言？邇者連朝於賣花聲裏，驚辨此音，酷肖三郎之聲。蓋妾嬰年，嘗心君許，一挹清光，景狀至今猶藏心坎也。迨侵晨隔窗一晤，知真爲吾三郎矣。當此之時，妾覺魂已離舍，流蕩空際，心亦騰湧弗止，不可自持。欲親自陳情於君子之前，又以干於名義，故使侍兒冒昧進詰，以瀆清神，還望三郎憐而恕妾。妾自生母棄養，以至今日，伶仃愁苦，已無復生人之趣。繼母孤恩，見利忘義，德憑老父以前約可欺，行思以妾改嬪他姓。嗟夫！三郎妾心終始之盟，固不貳也。若一旦妾身見抑於父母，妾祇有自裁以見志。妾雖骨化形銷，至千萬劫，猶爲三郎同心耳。上蒼曲全與否，弗之問矣！不圖今日復覩尊顏，知吾三郎無恙，深感天心慈愛，又自喜矣。嗚呼！

茫茫宇宙，妾捨君其誰屬耶？滄海流枯，頑石塵化，微命如縷，妾愛不移。今以淺淺百金奉呈，望君即日買棹還歸，與太夫人圖之。萬轉千迴，惟君垂憫，忽遽不能細縷。伏維長途珍重。

雪梅者，余未婚妻也。然則余胡可忍心捨之，獨向空山而去？讀者殆以余不近情矣。實則余之所以出此者，正欲存吾雪梅耳。須知吾雪梅者，古德幽光，奇女子也。今請語吾讀者：雪梅之父，亦爲余父執，在余義父未逝之先，已將雪梅許我。後此見余義父家運式微，余生母復無消息，乃生悔心，欲爽前諾。雪梅固高抗無倫者，奚肯甘心負約？顧其生父繼母，都不見恤，以爲女子者，實貨物耳。吾固可擇其禮金高者而鬻之。況此權特操諸父母，又烏容彼纖小致一辭者？雪梅是後，茹苦含辛，莫可告訴。所謂庶女之怨，惟欲依母氏於冥府，較在惡世爲安。此非躬歷其境者，不自知也。余年漸長，久不與雪梅相見，無由一證心量，然觀此情況，悲慨不可自聊。默默思量，祇好出家皈命佛陀，達摩僧伽，用息彼美見愛之心，使彼美享有家庭之樂。否則絕世名姝，必鬱鬱爲余而死，是何可者？不觀其父母利令智昏，甯將骨肉之親，付之蒿里，亦不以孀單寒無告之兒如余者。當時余固年少氣盛，遂掉頭不顧，飄然之廣州常秀寺，哀禱贊初長老，攝受爲「驅烏沙彌」。冀梵天帝釋愍此薄命女郎而已。前書敍余在古刹中憶余生母者，蓋後此數月間事也。

第六章

余自得雪梅一紙書後，知彼姝所以許我者良厚。是時心頭轆轤，不能爲定行止；竟不審上窮碧落，下極黃泉，捨吾雪梅而外，尚有何物，即余乳媼，以半百之年，一見彼姝之書，亦慘同身受，淚潛潛下。余此際神經，當作何狀，讀者自能得之。須知天下事，由愛而生者，無不以爲難，無論溼化卵胎四生，綜以此故而入生死，可哀也已！

清明後四日，侵晨，晨曦在樹，花香沁腦，是時余與潮兒母子別矣。以媼亦速余過歸將母，且謂雪梅之事，必力爲余助。余不知所云，以報吾媼之德，但有淚落如簫，乃將雪梅所贈款，分二十金與潮兒，爲媼購羊裘之用。又思潮兒雖稚，侍親至孝，不覺感動於懷，良不忍與之遽作分飛勞燕。忽回顧苑中花草，均帶可憐顏色，悲從中來，徘徊飲泣。媼忽趣余曰：『三郎行矣，遲則渡船解纜。』余此時遂抑抑別乳媼潮兒而去。

二日已至廣州，余發岸步行，思詣吾師面別。不意常秀寺已被新學暴徒，毀爲墟市，法器無存。想吾師此時，已歸靜室，乃卽日午後易舟赴香港。翌晨，余理裝登岸，卽向羅弼牧師之家而去。牧師隸西班牙國，先是數年，攜伉儷及女公子至此，構廬於太平山。家居不恆外出，第以收羅粵中古器及奇花異草爲事。余特慕其人，清幽絕俗，實景教中錚錚之士，非包藏禍心，思墟人國者，遂從之治歐文二載，故與余雅有情懷也。余旣至牧師許，其女公子盈盈迎於堂上，牧師夫婦，亦喜慰萬狀。迨余述生母消息及雪梅事，竟俱淚盈於睫。余萬感填胸，卽踞胡床而大哭矣。

第七章

後此四日，牧師夫婦，爲余置西服；及部署各事旣竟，乃就余握別曰：『舟於正午啓碇，孺子珍重，上帝必寵錫爾福慧兼修。爾此去可時以楸寄我。』語畢，其女公子曳蔚藍文裾以出，頗有愁容；至余前殷殷握余手，親持紫羅蘭花及含羞草一束，英文書籍數種見貽，余拜謝受之。俄而海天在眼，余東行矣。

船行可五晝夜，經太平洋。斯時風日晴美，余徘徊於舵樓之上，茫茫天海，渺渺余懷，卽檢羅弼牧師所貽書籍中，有莎士比爾拜輪及室梨全集。余嘗謂拜輪猶中土李白，天才也；莎士比爾猶中土杜甫，仙才也；室梨猶中土

李賀，鬼才也。乃先展拜輪詩，誦哈哈爾游草，至末篇，有大海六章，遂歎曰：『雄渾奇偉，今古詩人，無其匹矣。』濡筆譯爲漢文如左：

皇濤瀾汗

靈海黝冥

萬艘鼓楫

泛若輕萍

芒芒九圍

每有遺虛

曠哉天沼

匪人攸居

大器自運

振盪粵各

豈伊人力

赫彼神工

罔象乍見

決舟沒人

狂暴未幾

遂爲波臣

掩體無棺

歸骨無墳

喪鐘聲嘶

逝矣誰聞

誰能乘蹻

履涉狂波

藐諸蒼生

其奈公何

泱泱大風

立懦起罷

茲維公功

人力何衰

亦有雄豪

中原陵厲